

敬畏文字

七彩时光

□王唯唯

我是八岁上的小学,第一次用铅笔恭敬地写自己的姓名。字的笔划虽然很幼稚,但一笔不苟。小学六年,认识了很多方正正的汉字。象形、会意、形声、假借、指事、转注,每一个汉字的构造都让我充满好奇,陶醉其中。

清晰地记得,那个年代小画书特别流行,虽然家境清贫,但父亲还是答应了我们兄妹三个的请求,每个月都会给我们买三本小画书。对于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说,形象生动、故事感人的小画书,就是我们最早认识世界的启蒙读物。

长大了,接触到了五彩缤纷的书籍蕴含各种情感的文字。《战争与和平》《基督山伯爵》《悲惨世界》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《子夜》……置身于文字的海洋,让我真切地感受到,文字不是冰冷的笔画、方块及其组合,文字是有灵魂的、是有温度的、是有筋骨的、是充满力量的。我喜欢滚动的文字,更充满敬畏之心。

读书不仅带给我快乐,在阅读的过程中,渐渐地就会产生一些想法。于是,写作由阅读而延伸出来。美国作家苏珊·桑塔格说“所有写作都是一种纪念”,我喜欢这句话。回望40余年笔耕历程,虽没尝到硕果累累带来的喜悦,但聊以自慰的是散文《三亚落日》被选入中学课本,对于一个业余码字者来说,也可算得上是一件幸事!

日子一页页翻过,尽管太阳每天都是新的,但我们渐渐地文字少了几分敬畏。行走街头,各式各样的错别字出现在各类广告、画廊、招牌、店牌、标语牌上,如“补胎充气”写成“补胎冲气”、“家具”写成“家俱”、“打蜡”写成“打腊”,一些店铺把“零售”写成“另售”、“排档”写成“排挡”,就更是屡见不鲜。经历了5000年历史的中国汉字,尊严正在逐渐丧失,成为一个令人忧心的文化现象。有专家说,汉字不能被简单看作是文字工具。现在人们写字越来越少,母语情感会逐渐淡漠。短期内可能看不出影响,但百年后,汉字恐怕会遭遇危机。

敬畏文字是一种文化品德。这方面,古人对文字的虔诚,真是令我们感动。“为人性僻耽佳句,语不惊人死不休。”“吟安一个字,捻断数茎须。”“两句三年得,一吟双泪流。”这些诗句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对文字的敬畏之心。再有,是文字记下了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爱国情怀;是文字描绘了晓风残月诗一般的意境;是文字勾勒了一幅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画卷;张继大概永远想不到的是,因《枫桥夜泊》而被世人深深敬仰,并将其写入历史;辛弃疾被闲置多年,与文字相伴,留下了“把栏杆拍遍”的爱国情怀;一句“春江潮水连海平,海上明月共潮生”,人们记住了张若虚,于是有“孤篇盖全唐”之誉……因

作品被后人所传诵而记住作者,这种现象并不少见。

回望昨天,已物是人非,留在时光影里的唯有文字。我钟爱文字,痴迷写作,不为别的,只为那字里行间中多味的人间烟火。也正是因为文字,使我每天活得充实、快乐。对我来说,文字是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依托,写作是我最美的人生状态。前不久,看了梁衡先生的一篇文章《薄雾原来不如纸》,文章感叹:与宣纸的千年寿命相比,人的生命无疑是短暂的,“看来,人如要寿,只有把生命转换成墨痕,渗到纸纹里去。”是啊,生命终有一天会终止,但文字,可以永远活着。

古人云:“风雷雨露,天之灵;山川民物,地之灵;语言文字,人之灵。”对于汉字,我们只有敬畏的资格。

诗路花语

□祝威



快乐校园 周文静摄

园可吟

润根培土涸涸汗,扶叶理枝年复年。扣扉青帝殷殷意,李艳桃红香满园。

如歌岁月

□潘艺

南湖琐忆

天柱山南麓有小镇梅城,城南有天宁寨,寨脚有南湖。南湖很大,由雪湖、南湖、学湖组成,这湖一直烙印在小城人的心上。

南湖曾鼎盛一时,有过“千家楼阁归菱镜,十里山城入画图”的秀美风光。明清年代,南湖北岸为儒学区,南岸建有文峰塔,那时雪湖、南湖和学湖相互毗连,交相辉映。当时的生员读书之余,常泛舟于湖中。慢牵好向湖心去,恰似菱花镜上行。

如今,学官早已消逝,宝塔也无踪迹。逐年萎缩的雪湖水面,尚留些许明清的影子。晴日方好,从湖的南侧望去,蓝天浮云与远山嬉戏,全然倒映入湖里,水底乾坤好似昼景,湖波荡漾,觉得天空也在晃动。待到落霞满天,流光锦绣,铺在湖面,“半湖瑟瑟半湖红”,如一场紫色的梦,氤氲在这一方天地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,我家就住在天宁寨脚下,与南湖毗邻。彼时,湖边有一个椭圆形的稻场,是将湖泊的浅水草滩围垦而成。稻场约有四五个篮球场大小,三面环湖,边沿种了一圈向湖边倾斜的草坪,倒也黄土地增添了几分绿意。

无论是从欢闹跃动中来,还是惆怅无聊前来消散,在这湖与“半岛”共有的草坪上躺下,双手枕在脑后,眺望着南湖日日仰对的苍穹,我似乎成了湖的一份子,与它一起深深地呼吸,享受着无边的恬静。

蓝天白云、清风明月、蜻蜓舞雨、彩虹经天……那是我最难忘的青青湖边草,摔跤、斗鸡、翻跟头、扔沙包、抓石子、跳格子、玩弹珠、滚铁环、踢毽子……

曾记得,儿时玩伴常在“回家吃饭”的呼唤里,全身脏兮兮的,一身臭汗往家跑。训斥自然少不了,只是第二天,父母却又在忙于生计中“放虎归山”,佯装不记得昨天的顽皮了。

盛夏的风吹过,炎炎烈日下,湖间的碧叶荷花风姿绰约,数不尽的莲蓬果实饱满,亭亭玉立。划呀划,一条棕黑色椭圆形的木桶船,轻轻松松满载而归,满船的荷花艳、莲子香。

“采藕平湖上,藕泥封藕节,船影入荷香,莫冲莲柄折。”如诗所言,南湖藕农大都推着木桶船行进,来去从不莽撞,也不将脚下的藕采绝,只为来年留下藕种。

雪湖莲藕与其它塘湖藕不同,洁白如玉,肥大粗壮,略呈方形。一根长藕可达5尺,重量约2.5公斤至5公斤,最重可达7.5公斤以上。藕断开均为“九孔十三丝”,入口脆嫩,爽若梨梨。

千百年来,这藕成为潜山人舌尖上的佳肴,心坎上的高饕。湖景与美味兼得,文人雅士纷至沓来,占一方宝地,研修兴学。北宋的思想家、政治家王安石任舒州通判时,常在湖畔天宁寨上秉烛夜读,成为千古佳话。

斯人已逝,书香犹存!千年之后,喜讯频传。庚子年十月底,潜山市雪湖公园正式开工建设,规划以天宁寨为中心,串连雪湖、学湖、南湖,再现南湖荷香、文峰塔影、学宫书香、舒台夜月等十二胜景,恢复“一寨三湖十二景”的历史古城风貌。

南湖的春天带着往昔的梦临近了,小城人数着它到来的脚步,欢笑着,期待着。

来时莫徘徊

朝花夕拾

□胡军

“来时莫徘徊”是一句歌词,更是一个故事。

那是1915年一个大雪纷飞的傍晚,“天涯五友”之一的许幻园跑到了李叔同的居所,朝着院内的李叔同大喊:“叔同,我家破产了,咱们后会有期。”转身踏雪而去。李叔同望着挚友离去,没有挽留——挚友的心,他懂。看着雪地里深浅不一的脚印,他陷入了深思——人生或许便是一次次的送别:送别稚幼,送别青春,送别功利,送别亲人,送别肉体。他想起过往的一切,泪眼婆娑地写下了传唱至今的《送别》:长亭外,古道边,芳草碧连天,晚风拂柳笛声残,夕阳山外山。天之涯,地之角,知交半零落,人生难得是欢聚,唯有别离多。长亭外,古道边,芳草碧连天,问君此去几时来,来时莫徘徊……

这是一曲沉郁的絮语,更是一次灵魂的拷问。因为他深切地懂得:“去”便是“来”,“枯”自会“荣”,“败”而后“成”,“散”为了“聚”。第二年,37岁的李叔同写下“一花一叶,孤芳致洁。昏波不染,成就慧业”。1918年8月19日,39岁的李叔同在虎跑定慧寺出家,以毕生精力护持南山律宗。他的前半生,才高八斗,绚烂之极;他的后半生,芒鞋布纳,极尽平静。他心怀执念,活到极致,终得圆满。

很多时候,我们害怕别离,担心逝去。怕失去名,怕失去利,怕失去青春,怕失去故人,怕失去机遇。其实,失去也是获得,坚守方显从容。我们何尝不能像李叔同一般,追寻与自己心灵契合的人生风景呢?

前些日子因工作关系,我加了中科大少年班学院尹民教授的微信。他1983年毕业于中科大物理系,深造后又回母校任教。40余年初心不改,40余年情系杏坛。看他的朋友圈,多是科大的草木。或是一茎爬山虎,或是一枚红枫叶,或是一条黄叶满径的小路。那一藤一蔓,都是那么的倔强而上进;那一花一木,都是那么的清新与可人。这让我想起几个词语:枝叶关情、赤胆忠心、情怀使命。

在攘攘熙熙的人世,先生教也好,俗子凡夫也罢,总该追寻着点什么。

么。看过一张颇有些违和的照片——一个大爷,穿着一件满是洞眼、薄如羽翼的“三根筋”背心,手里拄着一把老式黑伞,正凝视着一幅书法作品,旁边的参观者投来异样的眼光,他浑然不觉。他的眼里满是柔光,如诗人偶然抬头看见月光一般。我不敢妄断照片中的人哪个鄙俗、哪个高尚,但这个大爷算得上“大爷”!

“热爱可抵岁月漫长,笃定便是日月洪荒”。与四川谢老师相识相交,方知其情怀与初心:人,应该努力做好自己喜欢的事,只管耕耘,莫问收获。她一开始想着全方位历练学生们,遂指导他们积累、诵读、书写、表演、写作,后来笃定一点——写字。不仅孩子们写,自己更是对书法如痴如醉。十余年过去了,她创立了自己的字库——谢字体,还出版了统编版各年级语文教材的配套字帖。她的付出我无法知晓,但泸县地震当天,我关切问候她,她简短地回复了一个字:“安。”第二天,我便看到公众号上有她地震当日书写的书法小品。不惧不惊,才能贴近平和与恬静;“慢慢走,欣赏啊”,才能领略真正的人生风景;心沉静了,在哪儿都能目酣神醉。

反观自我,不禁赧然。这些年很多希冀——想写一本作文指导的专著,总以“忙”一推再推;想编一本散文集,总被“来日方长”冲淡赅张的热血;想去远方清静待上几日,却总会预设太多的牵绊。看到镜中的自己,白发星星点点、皱纹叠叠层层,再不让梦想成为现实,怕是镜花水月一心碎了。

于是,勉励自己:情怀能祛油腻,坚守可治怠慢,执念方得恬然。坦然送别懈怠与虚妄,欣然遇见达观与豁然,坚定不移走好自已的路。

知耻·知止·知足

青萍絮语

□陈思炳

《清野史大观》中讲了一个姓郭的吴江知县,出身寒门,因顶不住官场陋习的浸染和上司们的贪婪勒索,接受贿赂和浮征赋税,被人告发,遭到清廉上司汤斌的训斥。他感到无地自容,悔恨不已。回到县衙,令使役挑了好多担水,他亲自动手,把县衙大堂和他的卧室彻底地洗刷一遍,并将“明志堂”书房更名为“明耻堂”,还在衙门前贴出告示:“以前的县官郭某已经死掉了,现在的知县是另一个人。”从此以前,郭某清廉做官,把吴江县治理得井然有序,深得百姓拥护。朱熹在《四书集注》中说,耻,“存之则进于圣贤,失之则入于禽兽”。郭知县的明耻之心和雪耻之举,是对灵魂的拯救,也是对人格的提升,令人敬佩。

《清野史大观》中还讲了这样一件事:清道光年间刑部大臣冯志圻酷爱碑帖书画,但到外地巡视,绝口不谈自己的爱好。一下属知其爱好后,献一宋拓名碑帖,冯志圻原封不动退还。有人劝他:“何不启封一赏?”他说:“这种著名古物若是真的,一看就会爱不释手;不启封一赏,可以想象它是赝品,心里还好受一点。”冯志圻是理性而明智的。他自知难敌爱好之物的诱惑,索性不好,封其心眼,断其诱惑。“进退适宜,取舍得当”是人生最大的智慧。一个人在自己的爱好面前,就是最软的时候,如果懂得知耻,才能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,做到不惑、不随、不辱、不枉。

北魏自孝文帝帝

和年间迁都洛阳之后,国家殷实富强,国库货物充盈。一次,太后赐百官负绢,任意自取,朝臣莫不称力而去。唯章武王元融与陈留侯李崇负绢过任,蹶倒伤腰。太后即不与之,令其空出,时人笑焉。侍中崔光止取两匹,太后问曰:“侍中何少?”对曰:“臣有两手唯堪两匹,所获多矣!”

廉者常乐于知足,贪者常忧于不足。崔光面对财物,仅取自足,可见其清廉自守。相反,元融、李崇身居高位,享受厚禄,却因扛绢过多而受伤,最终两手空空而归。对待财物的不同态度,折射的是人品官德。财物虽好,取之有度,则能天天享用。倘若贪欲过多,欲求天下万物,反之而得之越多,负载越重,危害越大。

知耻而修德,知止而节欲,知足而避祸,善莫大矣!



宫传奇摄

五月风
职工 马开龙 中国书画协会员